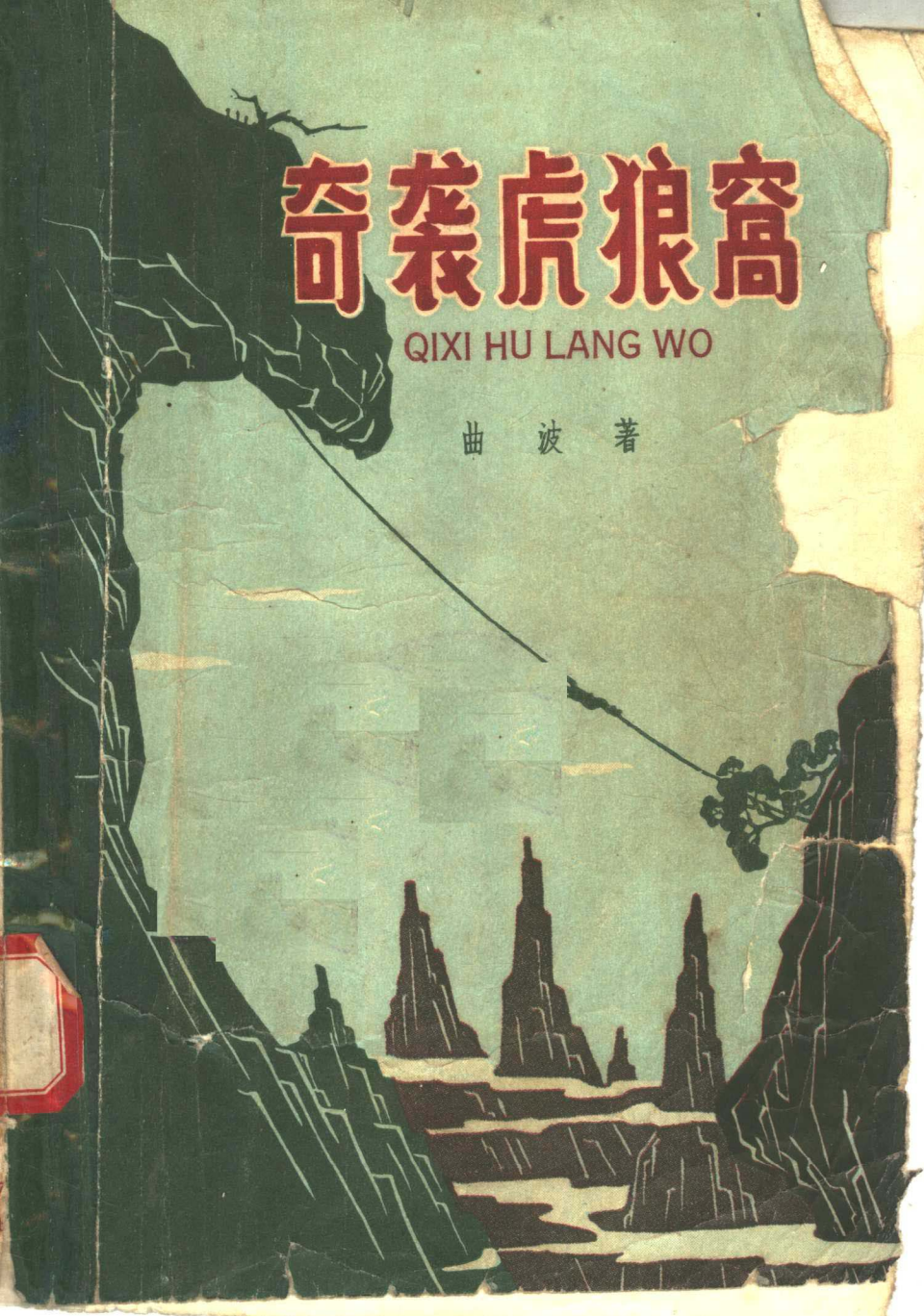


奇袭虎狼窝

QIXI HU LANG WO

曲 波 著



奇襲虎狼窩

曲 波 著

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教師插圖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書是從曲波同志所著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中
節選出來的。

1946年東北解放區，一部分被我軍擊潰了的國民黨
匪首與慣匪許大馬棒相勾結，組織土匪武裝，在杉嵐站
屠殺了我群眾和土改工作隊幹部之後，迅速逃竄。我軍
根據小股匪徒飄忽無踪的具體情況，即派團參謀長少劍
波率領由三十六人組成的小分隊，進入深山密林搜捕。
小分隊經過緊張、嚴密的偵察，發現了匪徒的巢穴；然後
以無比的機智和勇敢，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冰天雪地高山
險阻的困難，終於消滅了許大馬棒的土匪武裝。

奇襲虎狼窩

曲 波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4/16 字數：51,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7,000

統一書號：T 10077·880

定價(5) 0.17 元

奇襲虎狼窩

—

“差两分十点。”王团长看了看表，亲切地看着再过一点零两分就要出发的少剑波。他們已經談了两个鐘头，所談的内容全部是小分队在森林地带活动的战术問題。

“报告！”警卫員高波走进来，“田副司令到！”

王团长和剑波立即离开坐位，刚要出去迎接，田副司令已經跨进门来，他和剑波握了手，玩笑地問道：

“怎么样？远征司令同志？”

“一切都准备好了，离出发还有一点鐘。”

“一切！嗯？一切？”田副司令不慌不忙地坐在一个凳子上，
“好吧，那你就彙报一下你的一切吧！”

剑波立和田副司令的对面，像在操場上背报告詞一样：“小分队的組成，有偵察英雄楊子榮，战斗英雄刘勛蒼，攀登能手樂超家，长腿孙达得……”他从人員說到装备，說到他所想定的战术，他所准备的一切。他显然有些滿意自己的准备工作，不觉流露出了一个驕傲的情緒。

“这就是你的一切嗎？嗯？”田副司令的脸上現出了剑波沒有想到的严肃的表情。

剑波知道首长已經听出了漏子，又知道他向来对部下战前

的准备工作要求很严，不放松任何一点微小的破绽，所以剑波脸上一红，没有回答。

“嗯？怎么样？一切都报告完了吗？”

“都完了！”

“我问你，发生了伤号怎么办？”

“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剑波微笑着松了一口气，“每人带了三个救急包。”

“三个救急包能解决伤病员的一切问题吗？”

“轻伤是可以的！”

“要是重伤呢？”

“我相信战士们的全身本领和忍耐力……”

“荒唐！”田副司令更加严肃地把眼盯着他，“如果那伤势超过了战士的忍耐力呢？嗯！那只有让战士牺牲生命吗？”

“不！绝不是这个意思。”剑波又有点着慌了，“我们要集中所有的智慧，用极少的伤亡换取大的胜利。”

“那只是你的主观愿望。要知道，茫茫无边的林海，不是你当年的烟台街^①；酷寒的北满严冬，不是你胶东半岛上的春天；现在你是满山捉恶狼，不是烟台市的瓮中捉老鳖；你的战斗全程至少是半年，而不是你烟台街上的一宿。时间地点条件都不同了，懂吗？”

“是的！”剑波心服口服地承认，“我只想让小分队更精干，尽量不让它有什么累赘……”

田副司令看到这个心爱的年轻的部下已经有些难为情，脸上便现出了笑容，走到剑波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① 原书中的主人公剑波，在1943年春天正担任武工队长，活动于胶东半岛烟台与福山之间。当时曾奉命率领少数武工队同志，机智而勇敢地打入烟台市日寇高墙铁窗的特别监牢——一四八号炮台，救出了被叛徒出卖的我烟台市地下党同志二十余人（见“林海雪原”第三章）。

“我先給你記上这笔賬，开始就主观潦草。你在日記本上也写上，你就写：‘老田这家伙真厉害，沒出发就把我剋了一通’，还可以加上个破折号，‘不吉之兆’！”

三个人都笑了。

田副司令为了看看即将出发的小分队，同时不耽誤剑波的准备，便戴上軍帽，說了声“快准备你的卫生兵”，便走出門去了。

王团长和剑波对笑了一下，一伸舌头：“好厉害！”王团长轉回身向卫生队打电话，讓卫生队长立即派一个身强体壮，政治坚定的卫生員来，要帶足防冻、急救、止痛的藥品。

不多时，走进来的是一个經常坐大車的患气管炎的卫生員，王团长一看生了气：“真乱弹琴，快回去叫你們队长来，回去！”

那个卫生員揉着他还没睡醒的眼睛回去了。

当卫生队长走来的时候，已經是十点半了。他听了王团长的申斥后，提出了他的困难：“体格强壮的卫生員都下連队了，卫生队所剩下的两个男卫生員都是身体最差的老病号，要不是这样他俩也早就到連里去了。那一个是脚鷄眼病，还不如这个害气管炎的呢！早也沒通知准备，現抓……”

“好啦！好啦！”王团长不耐煩地走近电话机，向一营挂电话，“总机……总机……要一营……要……”

“报告！”一个輕脆的少女的声音，使王团长轉回头来，“用不着向营里調，我去！”白茹——卫生队的护士长，十八岁的女兵，已全副武装，精神是那樣的饱满，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直盯着还没挂通电话的王团长。

剑波在一边不耐煩地把手一搖：“乱弹琴！你們卫生队好不好不来开这个玩笑？”他把头一低，喘了口粗气，嘟哝道：“除了‘病号蛋子’，就是‘丫头片子’！”

“別輕視女同志！”白茹不服气地一歪头，“哪一次战斗沒完

成任务？”

劍波朝她一瞪眼，不耐煩地說了聲“小分隊不要女同志”，就走向電話機去。

王團長因為沒掛通電話，把耳機向架上一擱，生氣地說：“值班員又睡覺了，普遍的麻痺……”

白茹走上前去說：“團長，沒必要再調連上的衛生員，我去！我的一般治療技術比他們高，保證完成任务！”她又笑嘻嘻地走向前了一步，“你調也調不來，各連的衛生員全到軍區衛生處學防凍去了，他們的訓練班設在寧安縣城。”

王團長朝她一笑：“不行，山林里，嚴冬的季節里，不是普通的戰場，小白鴿！你吃不消！”

“不是普通戰場，它也是戰場。”白茹因為王團長常和她開玩笑，她平常也像對長輩一樣對待王團長，所以說話也就隨便些，不像對少劍波那樣拘束。“我是共產黨員，什麼特殊困難我也不怕。看看，”她從肩上摘下了肥大的藥包，邊說邊攤，“什麼我全準備好了，防凍的，救急的，潤擦的，注射的，治療的，什麼都全，首長檢查檢查，哪一點我沒想到？我沒有病，體格好，覺悟也不低，意志也堅定，自願自覺！”她的話越說越急，清脆得像鳥噪一樣，誰也別想插進半句話。“你們首長們也常教育我們說：‘戰鬥的勝利是建築在戰士們高度的政治覺悟，鋼鐵般意志和高超的戰鬥技術的基礎上。’現在你們不讓我去，是違背這條原則的，打擊情緒，潑冷水，妨害戰鬥積極性……”

“好了！好了！小白鴿，”王團長笑着揮手，“別給俺戴帽子啦！”

“誰呀？這麼厲害！”田副司令走進來，向白茹一打量。“好厲害的嘴！”

“小山子戰鬥的搶救模範小白鴿。”王團長咧嘴笑道。

“好！她有資格參加小分隊，讓她去，給少劍波加上點累贅。”
田副司令一面吸煙一面說，“不過需要帶上匹馬。”

“報告司令，別給我增加馬的累贅，我絕累贅不了小分隊和二〇三●首長。我相信我會是小分隊最有用的戰士之一。”

劍波還是不耐煩：“別啦！別啦！看她的身體輕的像只鴿子，全身的力氣也沒有劉勛蒼一只手的力氣大。女同志不成！”

“什麼不成，”白茹理直氣壯地一歪頭，“這是司令和團長的命令。”

“對！”王團長笑道，“是司令和團長的命令，現在我命令你，馬上去小分隊，準備出發！”

“是，馬上去分隊，準備出發！”白茹行了軍禮，樂得一蹦一跳地跑出去了。

劍波對小分隊增加這樣一個小女兵實在不滿意，內心又怨自己事先沒準備好，可是他為了小分隊的堅強精干，還是決心向王團長再次請求，“團長，白茹不成，還是……”

“沒法子！”王團長兩手一張，肩膀一聳。“連里的衛生員全受防凍訓練去了！”他馬上湊前一步，拍着劍波的肩膀，“白茹有很多優點，小分隊戰士都很健強，是可以帶了她的，特別她的技術高於一般衛生員。”

的確，白茹在人的心目中確是一個不平常的女兵，曾因為在小山子戰鬥中一連從火線上搶救了十三個傷員而榮獲搶救模範，並升任護士長，她今年剛剛十八歲。

她很漂亮，臉腮緋紅，像月季花瓣。一對深深的酒窩隨着她那從不歇止的笑容閃閃跳動。一對美麗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說話一樣地閃射着快樂的光亮。兩條不長的小辮子垂掛在耳旁。前額和鬢角上飄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隨風浮動的美蓉花。

● 原書中因參謀長少劍波的代號。

她的身体长的精巧玲瓏，但很結实。还有一个十分清脆而幽韵的嗓子，善歌又善舞，舞起来体輕似鳥，唱起来委婉如琴。她到了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歌声一片笑。她走起路来輕爽而灵巧。她真是人們心目中的一朵花。因为她姓白，又身穿白护士服，性格又是那样明快乐观，每天又总是不知多少遍地哼着她最喜爱的和她那性格一样的“飞飞飞”的歌子，所以人們都叫她小白鴿。

田副司令看了看表，差两分十一点，“好啦！我不改变你的計劃。你第一箭，射什么靶子？”

少剑波很干脆地答道：“还是那只胶皮鞋，到現在为止，那是唯一有痕迹的目标。”

天阴地黑，疾风呼啸，飞沙扑面，北国的严冬降临了！小分队向山涛林海无边无际的老爷岭出发了。



奇峯险恶犹如乱石穿天，林涛汹涌恰似巨海狂嘯。林密仰面不見天，草深俯首不見地。

誰知这老爷岭到底巍峨有多高？究竟連綿有多广？人說：“老爷岭，老爷岭，三千八百頂。”小分队几天的行軍，才翻过了十

几个山岭。第三天的晚上，他們宿营在牡丹峯山半腰的一块吊悬着巨石的石洞里。这块巨石和牡丹峯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可是剑波三十六人的小分队，只占了这洞的一个小角角。战士们立在这个难得的营房里，借着傍晚夕阳的余辉，眺望着森林的奇景。在他們对面的一棵大树杈上，有一个碾盘大的大树洞，一只大黑熊爬呀，爬呀，爬上去了，鑽进了树洞。小分队現在每天和野兽作邻居。

一个寒气刺骨的早上，小分队到达九龙汇。这是在五万分之一的軍用图上标记着老爷岭心脏地带的一个小屯落。它距林边最近的屯落也有二百余里。

这个屯落是因地势而得名的。屯的四周有九条大岭，向中心伸来，巍峨险峻，形似九条巨龙。九条岭之間有九条山澗，澗中的激流冲向屯的南边，把一块交汇点上的老大老大的大青石，冲成一个深潭，人們管这个潭就叫九龙潭。旱天澗无激流，潭中水平如鏡，呈天蓝色，映出九龙山岭的倒影，活像九条巨龙盘踞深潭。夜間，满天星斗映入潭中，恰似潭底又有天空。雨天，澗中激流冲下，在九条激流的汇冲点，泛起一朵数十丈高的大水花，像一座蘑菇形的棉花山。

屯人对这个奇险的深潭敬之如神，每逢农历二月二日，老百姓說是龙抬头的一天，又說是山神爷的生日，家家户户到潭边焚香烧紙摆供磕头。

全屯共有三十六户人家，在这山根澗边的黑土地上种粮食种菜，旱天不旱，涝天不涝，年年丰收。农閑时，就挖参打猎采蘑菇。住的房子全是圓木搭成的大馬架，或是靠山挖成的窑窖。使用的家具器皿，很少有陶瓷器，大多是自己种的葫蘆，大的当飯盆，小的当飯碗。每家供奉着两个神龕，一是山神，一是龙王。

只是因为在上次大部队搜山时，楊子荣在这屯东南三十多

里的地方檢到一只白色的胶皮鞋，所以才把剑波的小分队引到这里。可是匪徒在哪里呢？破胶皮鞋上是找不到任何答案的。屯的周围也再沒发现別的任何痕迹。

茫茫无际的林海，和为数很少的小分队，在探索匪徒的踪迹上碰到了难题。調查老百姓时，他們只是說：“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还打仗？”或者說：“这里三年前有日本軍隊来过，以后再沒看到什么队伍。”一連八天，事情毫无头緒。热情活泼的少剑波，在人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沒了笑容，沒了歌声。

少剑波坐在一所馬架木屋里，想念着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的楊子荣和孙达得。他俩是在小分队进九龙汇的头天晚上，就扮成收买山貨的商人，奔向檢胶皮鞋的地点去了，到今天已整整去了八天了，毫无信息！他俩为什么扮成收买山貨的商人呢？因为这里除了本地的猎手之外，外来的人只有低价收买山貨的投机商，而且是几年内才可能来一个两个的，来时用一些粗布、农具和家具，交換群众珍貴的人参鹿茸和原皮等——极不等价的交換，使这里的群众恨透了这类投机商。

楊子荣和孙达得来到檢鞋的地点后，在这密不見天日的大森林里，在这密不露地皮的烂草丛中，像曠野里找針一样，寻遍了周围所有的山头，所有的小沟，可是几天中毫无所获。虽然已是初冬天气，但他們俩每天都是滿身汗。

“沒啥希望了！还是另找別的綫索吧！”孙达得十分疲倦地要求楊子荣。

“不！达得。”楊子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摸胡髭，“这只破胶鞋必有个来龙去脉。鞋是人穿的，人不到这里，鞋自己絕不会到这里，对嗎？”楊子荣为了鼓励孙达得的情緒，还是装得信心百倍的样子。

“也許是獵手扔在這裏的，或者獵手被野獸吃了，只剩下一只鞋。要不四外為什麼一點其他的征候也沒有呢？”

“這倒有可能。”楊子榮咧嘴一笑，從腰里掏出那只破膠鞋，仔細打量着。“達得你看，鞋上沒有血，我撿鞋的周圍既沒血也沒人骨頭，所以不可能是野獸把人吃了。另外，據我了解，獵手們沒有穿膠鞋的，村裏的普通人更不可能穿這種鞋。你是個老山林通，是這樣嗎？”

“是的，是這樣！”孫達得兩只眼睛直僵僵的盯着遠方。“不過也有特殊情況……”忽然，他的眼神一轉，“特殊……特殊……”一面說着，一面爬起來向對面的一個地方跑去。楊子榮莫名其妙地跟在他後面跑。

孫達得腿長跑的快，跑到一棵大樹下，突然跳了一跳，雙手一拍屁股，回頭狂喜地大聲喊道：“楊子榮，哈哈，特殊，特殊，特殊發現！”

他回過身來，把楊子榮拉到一棵大樹下邊，指着大樹上人頭高的地方，一塊被刀子刮掉了樹皮而留下來手掌大的一片白楂。“特殊發現！”

楊子榮喜歡得滿身緊張，迅速仔細地查看了一下，興奮地嚷道：“達得！是刀砍的痕迹，沒錯！沒錯！”可是他馬上猶豫起來，心想：“這一刀痕能說明什麼呢？”他凝思了一會，突然又興奮地拍了一下孫達得的肩膀：“達得，這是咱倆三天來的第一個發現，常言道：‘人過留踪，雁過留聲。’難道匪徒在走過的地方什麼也不留？沒那事！達得，耐點性子，再找！”

楊子榮順大樹繞了幾個圈子，沒有發現第二個白楂。他又凝想起來：“這一刀……是獵手在試驗他的刀鋒呢，還是有人無意中隨手削掉的？它與膠鞋有沒有聯繫呢？它與匪徒究竟有沒有關係呢？”一連串的問號從他腦中掠過。

他靠在大树上，朝着白楂相背的方向，仔细地观察着前面的每一棵树。从树枝到树干，从树干到树根，他一节一节一棵一棵地观察着。

“好！又一处！”他突然一声欢叫起来，“达得！来！又一处！”说着他跑向前去，在离第一棵树四十几步远的又一棵树上，在人头高的地方，又是一片同样刀削的白楂。杨子荣回头打量了一下，从胶鞋点到第一棵刀削的白楂树，再到他发现的第二棵，在这百米的距离中，排成从东南到西北的一条直线。于是，他俩再向西北方向寻去，接着又发现了第三棵，第四棵，第五棵……

杨子荣搓了搓胡髭，向孙达得笑道：“达得，这一下可找着线头了。这肯定是一个什么人，怕在森林里迷失了路而弄的路标，你说对不对？”

“对！”孙达得来了神气，“一定，一定！不过是猎手弄的？还是采蘑菇的人弄的？还是挖参的人弄的？还是土匪弄的？这可不敢保。”

“不管是誰的，先得猜透这个谜，先查他个山穷水尽再说！”

“对！干起来！”孙达得满身是劲，蹿开了长腿和杨子荣在茂密的大森林里，查迹前进。……

杨子荣——这个老有经验的侦察能手，是雇工出身，是山东省胶东半岛上牙山地区的抗日老战士，现在是团的侦察排长，已经四十一岁了。他虽然从小受苦，没念过一句书，却绝顶聪明，能讲古道今，“三国”、“水浒”、“岳飞传”，讲起来滔滔不绝，句句不漏，来龙去脉，交代的非常清楚，真是一个天才的评弹演员。在他为农的时候，阴天下雨，冬季农闲，总是有许多人围着他，邀他讲古，他冬天像盆火，夏天像个大凉棚，谁都喜欢他。正是这股聪明劲儿，再加上勇敢和精细，他才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的惊人的业绩。但是，这一次他将怎样完成任务呢？

他俩又查寻了三天。干粮用尽了，为了不暴露自己，又不能猎取野兽，因此他俩唯一的食品就是清水煮蘑菇。

这天傍晚，他们登上一个陡立的山头，刚一喘息，忽然看见脚下的山洼里有一缕炊烟。两人立时忘了疲倦，张大了眼睛向炊烟看去，影影绰绰发现了十几所小木屋。杨子荣掏出指南针，判断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计算着三天来走的方向和距离，又回想着所走的套形路线，又判断他们小分队大本营所在地九龙汇的位置。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结果时，便向孙达得说：“达得，又是一个新发现，这个屯地图上沒有，上次搜山时我侦察过这里，沒有发现土匪，它在九龙汇的北边，不超过三十里。”

“嗯！我弄不清楚，我相信你的判断。”孙达得只顧张着警惕的眼睛紧盯着那群小房。“上次是大兵团来，土匪可能吓跑了。怎么办？也可能是土匪窝。”

杨子荣微笑了一下，“不一定。我們找了六七天，要真是匪窝，那該多好呀！”

这时突然从屯里传来几声狗叫和鸡叫，杨子荣顿时脸上現出了败兴的表情，很懊丧地说：

“坏了，达得，土匪窝里怎么会有鸡有狗呢？”

孙达得哎的一声，也泄了劲，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了。

杨子荣勉强地笑了笑说：“达得，下去，吃頓飽飯再說，別放松警惕。現在我的身份是山貨商，你的身份是脚伕。別粗鹵，小心注意，少說話，多看事。懂嗎？”

孙达得点了点头，两个人互相检查了一下化装，就順坡下山，步向脚下的无名山屯。

进了屯，天已昏黑，屯中十几戶人家，已是家家灯火，这灯全是大松树明子。杨子荣叩开屯西头一个小馬架房，灯影里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婆，在灯下吃飯。一見新来的客人，惊

的長時間說不出話來。

“我們是山貨商，牡丹江德成山貨庄的老客。別害怕。”楊子榮鞠了一個躬，“我們刚到，求大爷大娘留个宿，方便方便。”

老夫妇这才稳住了神，“老客从哪来？”

“九龙汇。”

老头突然一楞神，“唔！听说九龙汇来了兵，不知是真是假？”

楊子榮被這一問問的楞住了，因為，小分隊住在九龙汇，一定要封鎖消息，保守秘密，為什麼這裡會知道呢？可是他馬上一轉念，“老大爷，他来他的兵，咱作咱的买卖，管那些干啥？”为了少說話，他就把話頭努力拉到收買山貨的生意經上，只是有兩點他非問明不可，就是這裡到九龙汇的距離，和他怎麼知道九龙汇有兵。幸亏這老夫妇年紀大了，不太注意這些事，因此楊子榮得知，這裡离九龙汇只有二十里路，翻過大崗就是；他們所以知道小分隊，是因為這屯的獵手在山上看到小分隊在演習攀登。

第二天，楊子榮一早就每家每戶地跑了跑，打聽人參、鹿茸、原皮的價錢。可是這裡老百姓一概不要現錢，非實物交換不可，因為他們被前三年來的兩個奸商騙怕了。

晌午，楊子榮和孫達得坐在街頭上休息，屯里的大人孩子圍了几十個。這大概是全屯的人了。楊子榮正在問長問短，突然孫達得一聲喊：“楊……哎，哎，掌櫃的！”

楊子榮把眼一斜，孫達得把嘴一撇，楊子榮的眼光就盯在一個孩子的腳上了。

這是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右腳穿一只木底鞋，左腳穿一只白色的破膠鞋，那鞋比他的小腳要大一倍。

楊子榮轉彎抹角的七問八問，就知道了：這個孩子的家裡有一個父親，近三個月來有病，還有一個母親，再就是前幾天來了一個舅舅，年紀將近四十歲，是個小爐匠，來看他姐夫、姐姐和小

外甥，全身上下是山外人的打扮，只有脚上的一双鞋却是山里猎人穿的趟雪牛。

深夜，楊子荣命令孙达得严格監視这个住小爐匠的人家的周围，自己便根据他詢問到的道路，和指北針所指方向，悄悄地奔向九龙汇去了。

劍波正在灯下写着日記，楊子荣闖进門来：“二〇三首长，还没睡？”

劍波一听楊子荣的声音，一下蹦下炕，两人紧紧地拉着手，“子荣，子荣，太辛苦了，来！先喝水。”

楊子荣接过水，咕咚咕咚喝下去了，把嘴一擦，像背書一样說了他俩的經過，最后他說：“破胶鞋那一只找到了，小爐匠是一大疑点。怎么样？可以捉住审他一下嗎？”

“对！”劍波的眼眉一耸，可是馬上又一皱。“不！这些匪徒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俘虏，同时仅是可疑，这样作太粗率。”

“可是又不能等，”楊子荣擦了一下嘴巴，“因为咱们的秘密已經不成为秘密了！”

“是的！那是我故意不讓它成为秘密，为的是看一下那个屯的人的行动。我看这样，我們赶跑他，看看他跑向哪里，这比审讯更有效。怎样？”

楊子荣微笑着点了点头。

“重要的是，子荣同志，这个可疑的家伙向哪里跑？如果是向山里匪巢跑，那就讓樂超家去对付他。不过这家伙不会那样傻，恐怕他还是往山外跑，这样对他有利。如果是这样，那就要用更复杂的偵察手段，那还是你和他打交道。”

“太好了！这样可能得的东西更多些。”

“那好！”劍波笑了笑，“子荣同志，你还回去，扮演你的角色，

我天亮就到！”

楊子榮別了劍波，星夜趕回去了。

天亮了。劍波帶着樂超家小队，奔向那个无名小屯，在屯东头的一个小屋里，战士们捉来了一个山货商，一个脚伥，一个自称小爐匠的外乡人。

劍波板着面孔，向那个山货商問道：

“你是什么人？”

“牡丹江市，德成山货庄的外柜。”

“什么名字？”

“楊錫銘。”

“看你这把大胡子，不像商人。說实話，干什么的？”

“我是牡丹江有名楊腮胡子。”

“快回去，再不准你們这些奸商来欺騙这山沟里的老百姓，我們政府会組織他們下市，明白嗎？”

“明白！”那个自称楊錫銘的山货商連連鞠躬，“明白……”

劍波又轉向那个自称小爐匠的問道：“什么人？”

“小爐匠！”那人一挤眼答道。

“这里又没有什么鍋碗盘盆，你来这当什么小爐匠？分明是土匪！”

“不不，长官，我是在山外干活，来看看我姐姐。咱耍了半輩子手艺……”

“你不知这有土匪嗎？到这来送死？”

小爐匠歪了歪嘴，“哎哎！我就走！我就走！明天就走！”

劍波正要再問，从外面来了个有病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手里領着个十几岁的小孩，一进门，連連的鞠躬，“老总！老总！他是俺內弟，不是外人，我們全家担保。”口里虽这样說，面孔却十分冷淡，表現得特別慌张害怕。